

君行知何处

梅朵

“我们就要进山去了，你能来吗？”

当我气喘吁吁地在一段山路上攀爬时，初冬的阳光正像一个暖烘烘的火炉，烤着我微有汗意的后背，身后，是一群雀跃着上山的学生。这时M的电话来了。

M在很久以前就提到进山打猎的事情。想想吧，有一天你停下到处行走的工作，抛下除工作之外深居简出的日子，抛下每天在厨房等待你洗涮的锅碗瓢盆，像真正的西部牛仔一样，和一群你自小玩大的人们，在朔风的扑打下，歪歪斜斜地骑着马，喝着烈酒，讲着笑话，走过荒凉无边的戈壁滩，向视野尽头的雪山深处行进。你不知道前方会遇到什么，一匹饿得肚皮紧贴脊梁骨的野狼，一只胆小的野兔，甚至一头孤独的野牛。你感到自己的血液重新恢复了流动，注入了一种久违的热情。唯有此时，女人才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男人才真正像个男人。

这是一群失去了自己的猎枪和生活的人。

那些与马群和藏獒为伴，从一座山头到另一座山头，整日游荡在原野上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定是M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那么，他那弹无虚发神枪手的传说也将淡出人们的记忆。现在，进雪山打猎，已经由日常生活的普通片段成为一个需要筹划很久的节日。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正值初冬。

此时，辽阔而苍凉的原野，恰似一个人定的老者，在宁谧中发出梦呓般满足的喟叹，以最本真的状态横卧在长天之下。草木显现出枯黄而温暖的金色，双眼因视野的宽阔无比而刺痛，纯净的山中空气，清新得直逼污浊的肺叶。站在这里，能一眼望到雪山银色的峰顶和纵横交错的山脊，雪线之上，一只苍鹰缓缓盘旋。“望山跑死马”，那些看似近在眼前的山峰高低错落，逶迤绵延，没有一匹坐骑只能望而兴叹。

雨的柔，雪的软

元旦达吉

每逢初春，松柏嫩尖透亮而翠绿，散发出清淡嫩雅的松香。无法比拟人造的名牌香精的味道，像是婴儿身上散发出的乳香，近乎于生命诞生时的最初味道。

正当时捏几颗嫩松尖在手里搓热，轻轻一嗅，淡雅的味道略有乳香，区别于人为制作的香精。许久误认为香精与酒精的混合液体才是香味，却忘了人类于自然诞生时的体香，那么真实，那么原始。

初春，一抹淡雅，一丝嫩绿，一点爱恋。雪域草原其实也有她柔美的一面，我想看到雪山、草原的柔美一面。不想再呈现高原冷峻僵硬的山峦岩石。

海拔4824米，顶峰积雪不化，山坳溪水潺潺。山顶沉沉浮浮汇集细碎珠帘，春风卷裹着雪山上的寒气。

初生的草苗如同婴儿般娇嫩脆弱。眨着眼睛望着天空，不知道天空蓝色背景中，行走着的通红金光灿灿的圆圈是什么。望着它在天空时而闯进云团，时而跳进七彩的光环里，时而投下一些灼热刺眼的光，像是一个忙碌的父亲，只能瞧见匆忙的身影。

对于初生的草苗，它是不会知晓严冬冰封大地残忍的死寂。纯洁地将小手伸向坚硬的石卵，也伸向了伸懒腰的老杨树，只不过睡醒的老杨树不准备将历经严酷的寒冬告诉草苗。最后草苗伸向天上圆圆的，红彤彤的圆圈，祈求拥抱、祈求给予、祈求回应，就像人类婴儿啼哭喂奶的原始本能。在这伟大生命的诞生背后，万物皆沉浮，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迎接新希望的重生。

无坚不摧的雨也心软了，碎成细细

M的白明星已经不在，他的猎枪也早已被收缴。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马匹和猎枪。白明星就如M一样，或者像少年的我一样，桀骜不驯，不服管教。放着好好的平地不走，非要越溪跨涧，爬高上低，要么一路腾挪跳跃，偶尔还要摆个蹶子。看来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马也不例外，会有个性相似的主人。

看看这些人吧，这些从少年时期就结成死党的男人们，现在已年届四十，即使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遭逢了无数的变故和意外，都不影响他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一起游荡共赴危境。男人真是幸福的动物。

两天来我一直惦记着这个电话。我多么希望此刻我已经在前往海西的路上，冰天雪地，北风呼啸。我可以想见那样的一幅场景。我们走过八里沟，我们走过温泉，我们来到达肯大坂山的脚下，遥望山前那些巨大的石头。巨石上生满锈铁红的苔花，平坦如砥，上面几乎可以容纳数十人。不知明的昆虫从头顶飞过，发出响亮而短促的鸣声。

然而我在南昌。

在海西生活了10年，可是我从没有进过大雪山。据说那是个活火山，滚烫的温泉水正是从那里涌出，奔流到山下的。山里面的景象我不得而知，有野牛，有豹子，这是M告诉我的。

过去我们几乎过着半个野人的生活。确切地说，那更像凯鲁亚特《在路上》中所描述的生活。我们总是出没于荒原之中，盘桓于野地之上，马刺打在我们的身上，溅起阵阵尘土。要知道冬天，那些植物上落满了黄色的尘土，这样，即使是阴天，

整个草原看上去也散射着太阳的光芒。野草在裤腿上擦出一道道细细的白条，从红柳树下经过的时候，那些细碎的干枯的花朵像金色米粒般落下来，满头满身都是。一条年久失修的路上狼烟四起。唯有冰湖是纯净的湛蓝，你仿佛在望着的一面明镜，纤尘不染。

M看上去有些疲惫。他的双眼因为阳光的强烈照射眯缝起来，有着俊俏的流线。他的睫毛整齐得像修剪后的马鬃，密集而纤长，下巴中间的凹陷具有优美的弧度，显得坚毅果敢。他的脸在阳光下透出野性的沧桑美。

我从来不用英俊这个词来形容M。从来不。我总是说，他很美，他真的很美，漂亮。除了微微隆起的颧骨和满月般的脸颊显示出他的民族，那浅绿色的双眸和修长的体态，使他在自己的同类中如鹤立鸡群般引人瞩目。现在，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玉树临风的少年。尽管常年的野外生活、风沙的磨砺和阳光的灼晒使他略显沧桑，但仔细看去，他依然是那么美丽。

M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出，什么人从那些看似毫无痕迹的草上走过。与他相比，我那点野外行走的经历浅薄之极，不堪一提。当然，这样的生活距离我是遥远的，但它们也会突如其来，迅速成为我生活中隐秘的一部分，又呼啸而去，似乎不曾留下任何记忆。

清晨，坐在南昌东方豪景花园酒店26层的旋转餐厅上，俯瞰城市林立的高楼大厦掩映下的滕王阁，在鳞次栉比的楼房中显得那样矮小。然而你只需在城市的上空扫一

眼，便能立即找到她的身影，就仿佛在茫茫人海中，一眼便发现粗衣布服难掩国色的爱人。它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卓尔不群，无法复制。

你无法想象，世界上会有这样顽强的建筑，在900年间历经二十九次重建，依然屹立在我们的面前。倒下的是颓墙断垣，站立的是一种情怀，一种精神，传承千年的文人风骨和浪漫情怀。尽管，在这座城市的另一方，巨大的摩天轮宛若上帝之手所造的棒棒糖，五颜六色，令人目眩神迷。你永远看不到那深不可测的玻璃幕墙后面，掩藏着怎样的男女，这些男女有着怎样的面孔。

每天早餐的时候，我都得以“身居高位”，俯瞰脚下的滕王阁。但是每次，我都忍不住遥想900年前，那场令后世感叹不已的空前盛会。那时人们眼中所看到的，必然是碧水长天，秋花瑟瑟，落霞轻扬，孤鹜齐飞。

不可否认，有一种生活，正日夜离我们远去。

这令我每每感慨说今不胜昔。

一天下午，我坐在西山顶上，俯瞰西宁。城市正逐渐蚕食着越来越多的乡村，那些尚未拆掉又即将拆掉的建筑，夹杂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钢筋水泥丛林中，露出羞涩和局促的表情。那些昔日种满了蔬菜和青稞、抑或是豌豆或萝卜的田园，此刻已经长满了楼房和正在拔地而起的楼房。那是这座城市的第四个新区。我的同事常常提起十年前租住的房屋前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现在，它们已经成为画中的风景。

从M的少年时期牧民们就有了定居点，但是M的爷爷奶奶，坚持住自己的帐房，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

能接近地母，十年来他们依然保持着转场的习惯。那时候，整个马海草原只有几家牧民，所以才有了我家满山乱跑的牛羊。这在现在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本来不属于这块土地。我们的根扎在遥远的中原，能够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像蒙古人一样放羊并和他们成为朋友，而且，我们的羊群想到哪儿吃草就到哪儿吃草，还要感谢那个时代。现在，连城里也“到处都是网围栏”了。

现在，他们的大雪山之行已经开始了。可怜的马，他不过是重温过往生活中的某一天，也变得需要筹划。他的那些技艺，行将消失。他的儿子，将不再会说蒙古语，不再住惯帐篷，当然，他或许会到某个游览点的帐篷宾馆逗留一晚；他不再会在那达慕上扬起高高的头颅，像父亲当年那样赢得姑娘们的青睐。他的蒙古族妻子正在柴米油盐的盘算中日渐衰老，她的歌声将戛然而止，成为草原上的绝唱。

而M，十年前他还高唱着：我要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就算他这一生不走出大山，他也看不懂自己的世界。正如我们每个人。我们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

M，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走到了哪里？我想给你唱一首歌，那个走了很多地方的青年这样唱道：

天已黑了，
我听到他在唱一首忧伤的歌。
这是夏天最后的一个黄昏，
河水的水都越来越凉了，
河边的水草忙着结婚生子，
一片凄凉中，
生活着一个热闹的家庭
而我们的家已经荡然无存……

夜雨

古明川

夜雨寄给我一些沉默
我知道雨里的故事
虽然它们并不是静悄悄
滴落的节奏
诉说着古诗词里“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一夜不闻孤客耳，耳边愁听雨萧萧……”
这雨里隐藏着悲欢离合的泪

折叠着书里多少景色
情感或者众多的忧伤
这雨
为什么要等到天黑才哭的淋漓
尽致
是否寄给谁的相思
被我无意收获且感无言的忧伤
我在雨里采摘远方的冰凉
湟水河畔将思念膨胀
一遍又一遍与南山之南叠嶂某
些人的故乡
“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
哎！此刻不及此书，入怀一起
燃烧岁月
今朝霓虹多少泪，烟雨楼台几
人悔……

春意的距离

阳光照在高原
在即将光临的春天
我走出小屋
像迎接发芽的希望
山坡上总有一些私语窃窃
土地开始散发芬芳
这是春姑娘的味道？
我心怀大笑
这人生的乐趣有个愿望多好
美梦伴着虚幻
现实带着真诚
如同你我
隔着千山万水
又如隔
薄纸一张

给我一个爱的理由

清香

无法识别靠近我的那缕暖阳
是想和我叙叙旧就走
还是它根本
就不知道该为谁停留
或是因为我的新愁
出卖了它的近忧
它一时找不到隐去的出口

一朵梅花的热爱，不包括她自己
如果它移情别恋
我不会痛心疾首
毕竟，需要它的人
不止我一个

不可错过的一场雪

这是一场不可错过的雪
它遮盖了我最近不愿意见的陌生的黑
比如乌鸦，比如谎言

与白雪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些黑，离人类越远越好
被雪遮盖之后
请不要给它喘息的机会
最好让它慢慢窒息
让它为它的黑
付出代价

一朵梅花的热爱，不包括她自己
如果，一场大雪带给你的惊喜
总在意料之外
那么，一朵梅花的热爱
能否让一个双手合十的人
躲过一场雪崩
不要以为
你的爱与梅花的爱

隔着千山万水
你就心灰意冷

如果，我告诉你
一朵梅花的热爱
不包括她自己
你还能抱怨
这个冬天
冷得过于凛冽吗

